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十五回 侯公子聞兇起意 柏小姐發誓盟心

話說胡奎到胡家莊口，看見一面高腳牌的告示。你道為何吃驚？原來這告示就是沈謙行文到淮安府來拿羅燦、羅焜的，告示前面寫的羅門罪案，後面又畫了二位公子的圖形，各府縣、各鎮市鄉村嚴巡拿獲。拿住者賞銀一千兩，報信者賞銀一百兩，如有隱匿在家，不行出首者，一同治罪，胡奎一看，暗暗叫苦道：“可惜羅門世代忠良，今日全家抄斬，這都是沈家父子的奸謀，可恨，可恨！又不知他弟兄二人逃往何方去了？”胡奎祇氣得兩道眉直豎，一雙怪眼圓睜，祇是低頭流淚。回到路上，將告示言詞告訴了子富等一遍，那巧雲同張二娘聽見此言，一齊流淚道：“可憐善人遭兇，忠臣被害。多蒙二位公子救了我們的性命，他倒反被害了，怎生救他一救纔好，也見得我們恩將恩報之意。”胡奎道：“且等我訪他二人的下落就好了。”眾人好不悲傷。當下胡奎同祁子富趕過了胡家莊口，到自家門口，歇下車子，胡奎前來打門，卻好胡太太聽得是自家兒子聲音，連忙叫小丫鬟前來開門，胡奎請了祁子富等三人進了門，將行李物什查清，打發車夫去了，然後一同來到草堂，見了太太，見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太太問是何人，胡奎將前後事細細說了一遍，那胡太太嘆了一回，隨即收拾幾樣便菜，與祁子富、張二娘、祁巧雲在內堂用晚膳，然後大家安歇，不提。一宿晚景已過，次日天明起身，祁子富央胡奎在鎮上尋了兩進房子，前面開了一個小小的豆腐店，後面住家。祁子富見豆腐店家伙什物俱全，房子又合適，就同業主講明白了價錢。就兌了銀子成了交。過了幾天，擇了個日子，搬家過去。離胡奎家不遠，祇有半里多路。兩下裏各有照應，當晚胡太太被祁子富請過去吃酒，認做親眷走動。

自此祁子富同張二娘開了店，倒也安逸，祇有胡奎思想羅氏弟兄，放心不下。過了幾日，辭了太太，關會了祁子富，兩下照應照應，他卻收拾行李、兵器，往雞爪山商議去了，不提。

且言淮安柏府內，自從柏文連升任陝西西安府做指揮，卻沒有回家，祇寄了一封書信回來，與侯氏夫人知道，說女兒玉霜，已許越國公羅門為媳。所有聘禮物件交與女兒收好，家中預備妝麥套恐羅門征討鞭鞭回來，即要完姻。家下諸事，煩內侄侯登照應，夫人見了書信，不甚歡喜。心中想道：“又不是親生女兒，叫我備甚麼妝奩？”卻不過情，將聘禮假意盈盈的送與小姐，道：“我兒恭喜。你父親在京將你許了長安越國公羅門為媳了。這是聘禮，交與你收好了，好做夫人。”小姐含羞，祇得收下說道：“全仗母親的洪福。”母女們又談了兩句家中閑話，夫人也自下樓去了。小姐送過夫人下樓之後，將聘禮收在箱內，暗暗流淚道：“可憐我柏玉霜自幼不幸，亡了親娘；後來的晚娘卻是同我不大和睦。今日若是留得我生母在堂，見我許了人家，不知怎樣歡喜！你看他說幾句客套話兒，竟自去了，全無半點真心，叫人好不悲傷人也！”小姐越想越苦，不覺珠淚紛紛，香腮流落，可憐又不敢高聲，祇好暗暗痛苦，不提。

且言侯氏夫人叫侄兒侯登掌管田地、家務。原來那侯登年方十九歲，生得身小頭大，疤麻醜惡，秉性愚蒙，義武兩事，無一所曉。既不通文理，就該安分守己，誰知他生得醜陋，卻又專門好色貪花。那柏小姐未許羅門之時，就暗暗思想，刻刻留神，想謀佔小姐為妻。怎當得柏小姐三貞四烈，怎肯與凡人做親，侯登為人下流，小姐要發作他，數次祇因侯氏面上，不好意思開口。這小姐為人端正，他卻也不敢下手，後來曉得許了長安羅府，心中暗暗懷恨，說道：“這麼一塊美玉，倒送與別人。若是我侯登得他為妻，卻有兩便：一者先得一個美貌佳人；二者我姑母又無兒子，他的萬貫家財，久後豈不是都歸與我侯登一人享用？可恨羅家小畜生，他倒先奪了我一塊美玉去了！”過了些時，也就漸漸斷了妄想了。

一日三，三日九，早過了三個多月時光，他在家裏那裏坐得住，即將柏府的銀錢拿了去結交他的朋友，無非是那一班少年子弟，酒色之徒。每日出去尋花問柳，飲酒宿娼，成群結黨，實實不成規矩。小姐看在眼內，暗暗懷恨在心。若是侯氏是個正氣的，拘管他些也好，怎當他絲毫不查，這侯登越發放蕩胡為了。正是：

游魚漏網隨波走，野鳥無籠到處飛。

話說侯登那日正在書房用飯，忽見安童來稟道：“今日是淮安府大老爺大壽，請大爺去拜看。”侯登聽了，來到後堂，秉知姑母，備了壽禮，寫了柏老爺名帖，換了一身新衣報，叫家人挑了禮，備了馬。侯登出了門，上了馬，欣然而去，將次進城，卻從胡家鎮經過。正走之間，在馬上一看，祇見大路旁邊開了一個小小的豆腐店，店裏頭有一位姑娘在那裏掌櫃，生得十分美貌。侯登暗暗稱讚道：“不想這村中倒有這一個美女，看他容貌不在玉霜表妹之下，不知可曾許人？我若娶他為妾，也是好的。”看官，你道是誰？原來就是那祁巧雲姑娘。那祁巧雲看見侯登在馬上看他，他就轉身進去了，正是：

浮雲掩卻嫦娥面，不與凡人仔細觀。

話說侯登見那女子進去，他就打馬走了。到了城門口，祇見擠著許多人，在那裏看告示，人人感嘆，個個傷嗟，侯登心疑，近前看時，原來就是沈太師文，捉拿羅氏弟兄的榜文。侯登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心中好不歡喜，道：“好呀！我祇說羅焜奪了我的財，誰知他無福受用，先犯下了罪案。我想羅焜是人死財散，瓦解冰消，焉敢還來迎娶這個佳人，依舊還是我侯登受用了。”看過告示，打馬進城。到了淮安府的衙門前，祇見合城的鄉紳紛紛送禮。侯登下了馬，進了迎賓館，先叫家人投了名帖，送進禮物。那知府見是柏老爺裏的，忙忙傳請。侯登走進私衙，拜過壽，知府便問柏老爺為官的事，敘了一回寒溫。一面笙簫細樂，列上壽面。款待侯登的酒面，侯登那裏還有心腸吃面，祇吃了一碗，忙忙就走，退出府衙。

到了大堂，跨上了馬，一路思想：“回去同姑母商議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那怕柏玉霜飛上天去，也難脫我手！”想定了主意，打馬回去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